

抱經堂文集

三



抱經堂文集

三

盧文弨撰

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

跋五

書易史後 壬寅

易史參錄二冊不分卷。皇朝康熙時閩葉矯然龍性之所著也。易者天人合一之理。聖人本天道以正人事。順之則吉。悖之則凶。人事之變。至於不可勝窮。而括之以象。雖質文淳薄之屢易。未見其有遺焉者也。宋誠齋楊氏著易傳二十卷。大抵以史事證合者居多。今葉氏之書。不盡解經文。但觸於前代興亡成敗之跡。與三聖人之言冥然合符者。類而書之。其言曰。太史公言易本隱以之顯。春秋推見至隱。孔子之作春秋也。曰。吾欲見之空言。不如見之行事。深切著明。史春秋類也。善言天者驗於人。善言古者驗於今。是予淺淺參錄之志也。龍性順治十五年進士。曾任知縣。罷歸。遂不出。卒年八十餘。余同年友鄭明府有章天錦。是其鄉後輩。得其稿。攜之入蜀。馬龍李敬躋。太原李履謙見之。欣然爲之開雕。是爲乾隆十三年。距龍性自序此書時七十年矣。噫。古今之事。何可勝言。善讀者自爲隅反可也。

書儀禮識誤後 壬寅

此宋永嘉張淳忠甫之所著也。乾道八年。温州守吏部郎贛曾逮仲躬欲餞儀禮。託忠甫爲校讎。因哀次所校之字爲二卷。又釋文誤字一卷。朱子謂其所校甚子細。然亦不能無舛謬。今案其所校。多從釋文之

說釋文與唐開成石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不能盡依說文正體。忠甫亦然。如以刺爲刺。以宴爲宴。以筵爲策。以孺爲孺之類。實自唐已來相承之舊文。非忠甫始易以俗體也。其士昏禮拊授。拊字从手。今案釋文。梧字从木。既夕篇同。當與枝梧字無異。又燕禮下賢云延嫁反。監本延作迴。今案易屯卦下賤釋文云迴嫁反。他經多同。則延字迴字皆誤。今通志堂本作避亦非也。又醢以支反。云支當作皮。今案周禮酒正禮記內則釋文醢皆作以支反。不當改作以皮。又聘禮青紆云五旦反。監本旦爲但。今案大射儀亦是五旦反。非誤。又有司徹臠云呼報反。監本報作彫。今案釋文臠許堯反。與內則音同。呼報呼彫皆非也。其所見釋文與今通志堂梓行本多有異同。如士昏禮之齊肝。今齊字有口旁。既夕禮燭用蒸。今蒸字下有四點。又杖笠簠。今簠字从羽不从竹。又主人誦。今誦字从口不从言。至此書經轉寫亦疑有誤者。如聘禮注嫌擯者一一授之。云監杭本以一一爲二。余謂當是以下一爲二。古人語常用一二。作一者乃後人所改也。又標言隳二字。余案下校語則此當作言猶隳。脫一猶字。又喪服釋文盛米注。盛筓同。張云注無盛筓字是已。又云有曰殷盛也。筓家當也。余案筓家當也四字不可曉。亦不見注。當誤衍耳。鄞樓鑰大防爲永嘉教官。忠甫常貢直言於樓。樓更親之。嘗問其何以不仕。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。如始至則朝拜。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。皆古所無也。其卒也。陳君舉實銘其墓。此書自序不知是何年。其云乾道七年春。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祕閣曾公來守是邦。云云。曰今則曾後所遷之官也。若其守溫之時。則吏部郎耳。見樓攻媿集。又自序言與謝黔論學。戊歲之漂。黔不克免。案宋史五行志。乾道二年。温州海溢。是

年歲在丙戌。忠甫所言。正謂黔以是年漂沒而死耳。乃轉寫之誤。以戌爲成。說者遂以終年漂流解之。何其不能闕疑。乃爾。

春秋長歷書後乙巳

此杜元凱所撰春秋長歷也。學者不得見久矣。曲阜孔君蕓谷始梓而傳之。殆亦從永樂大典中出也。余考唐一行合朔議。頗詆譏此書。其言曰。春秋列國之歷。不可以一術齊。而長歷日子。不在其月。則改易閏餘。欲以求合。故閏月相距。近則十餘月。遠或七十餘月。此杜預所甚繆也。今讀杜氏之書。始知一行殊未得其意。而妄有所譏。蓋春秋時史官置閏。多有遺失。預固云未必得天。蓋是春秋當時之歷也。是則此書非自抒所見。盡改前歷之繆。第據經傳所載日辰。與夫當時議論。以相發明云爾。一行乃以爲杜氏之繆。此正如杜之自序所云。無異度己之跡。而欲削人之足者也。且長歷閏月相距。遠者亦不過四十餘月。未有如一行所云七十餘月之多也。襄二十六年閏十二月。二十七年十一月。又頓置兩閏。一行以爲近則十餘月。論亦疎略。夫比年而閏。甚且比月而閏。卽非疇人子弟。亦皆知其不可。會謂杜氏而懵然乎。蓋凡所次比。悉據當時實事。非以爲是而從之。此不可歸過於杜也。大抵一行於歷學推算極精。而論古往往不得其解。其日度議謂漢太初元起丁丑。不值甲寅。猶以日月五緯。復得上元本星度。故命曰闕逢攝提格之歲。嘉定錢辛楣言一行不曉秦漢閒多以歲陰紀歲。故爲是強作解事之語。歲陰與太歲。皆百四十四歲而超一辰。觀太初詔書。明云年逢焉逢攝提格矣。安得云實非甲寅乎。蓋其疎舛。固不獨論此書爲

然也。

石臺孝經跋 王寅

唐明皇注孝經十八章以隸書之刊石立於石臺。天寶四載九月國子祭酒李齊古表上。後有大字批荅竝行草書。又有李林甫等廿一人名銜。復自韋騰起凡廿四人名銜皆正書。韋騰下有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。案丁酉乃肅宗至德之二年也。後來所題故與上諸人不相連屬。此碑大字損泐者二十有五小字二十有四。其完善者光采奕奕動人。洵可寶也。說者謂古文孝經有閨門章。今文無之。明皇不注古文而注今文。此宮闈之所以多慙德也。余謂此蓋書生拘曲之論。卽今文所云使明皇果皆精思而身體之亦必能正其身以型於家。何待誦閨門一章而始瞿然知瀆倫之不可哉。後諸人中陳希烈張均達奚珣皆陷賊受僞署者也。其於移孝作忠之旨固未有聞焉已。

題九經古義刻本後 甲辰

此書乃益都李才江在粵東時所梓也。曲阜孔蕢谷以貽余。余先已就惠氏家得其本錄之。今取以對校鈔本內少一條得刻本補之。而刻本內之譌誤余亦因以正之。皆成完書。惠氏四世傳經其最著者爲半農先生紅豆先生乃定宇之祖若父也。定宇實克繼承不媿其先世令人企羨不置。此本俟余長孫能庸少長授之亦望其毋墜前人之業如惠氏可師也。

每體各五字。首曰沙門惠休詩。後曰乾德五年於長安書。宣義大師夢英集。中間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也。今人輒以碧雲句譽詩僧。而不復以爲文通所擬作。蓋沿誤也久矣。每體下注解隸書。後有馬去非等十二人贈詩。及郭忠恕書尺皆正書。乃袁允中所書也。又有陶穀等三十二人贈夢英詩。乃咸平元年正月所立。釋正蒙正書前碑。馬去非諸人之作亦在焉。米襄陽書史謂夢英諸家篆。皆非古失實。一時又從而贈詩。使人婉笑。或云是其徒依託爲之。以張大其教耳。

釋夢英篆說文偏旁字原跋 王寅

英書多繆體。畢秋帆中丞已舉其蠶。是重葑畱。凡等篆之失正。及音切之不合前人者。如皂爲方木反。聲爲陌包反。畱爲方九反。皆大誤也。余謂其以太爲云。乃尤繆之甚者。太乃到子音突。若云乃古文雲字。見雲部。何可混也。英又有篆書千字文。其中亦多可指摘云。

校孫奕示兒編訖因書其後 乙卯

此書十數年前。鮑君以文屬予校訂。予以此書援引甚繁富。而刻本不精。其譌字脫句。往往而是。倘僅叩平生所記憶者。略爲正之。慮所記憶者。亦不能無失也。且亦有舊校者在其上。不知何人。不能爲之剔蠹屠贅。而反益之痕瘡。若更以我所校益之。懼將爲之分過。故捲書還之。其事遂中輟。然此書辨書之形聲。實可益於初學。餘亦以資聞見。以文欲得一善本以傳世也。固宜。今年乃請之孫侍御怡谷。怡谷學人也。宜其視此無難焉。爬梳洗剔。視元本不可以道里計。乃不自信。而重誣諉及予。噫。相距十餘年。新學未見。

其長而舊學日已就荒。將何以副二君之雅意哉。雖然書實有用之書。使得完然以傳。自今至於後世。先哲之精神。藉此以不漸滅。亦後死者之責也。遂發憤而取家所有四部書。有可疑者。一一比對。具有證佐。乃敢爲之乙改塗注。視向之外誤者。可十去其八九矣。幸筋力尙強。故能勉而爲此。庶幾不辜上天所以留我於世之意乎。時乙卯中元後一日。

書吳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後甲辰

書所以貴舊本者。非謂其概無一譌也。近世本有經校讎者。頗賢於舊本。然專輒妄改者。亦復不少。卽如九經小字本。吾見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。明之錫山秦氏本。又不如南宋本。今之翻秦本者。更不及焉。以斯知舊本之爲可貴也。余頃校白虎通。付梓垂竣。而吳子葵里示余以此本。實北宋時坊間所行未校本也。目錄前小序數行。其云白虎建德論者。開卷卽已錯譌。然余取其書字字比對。始知此本尙多古字。而近世本率多改易。至情性篇中。有與近本迥異而實勝者。卽一二誤書。尙可循形與聲而得其本字。若近世本。則不加思索而徑改矣。又此本雖分上下兩卷。然篇目上作圓圍者十。仍不失十卷之舊。近世本最後三篇。此本在爵號諡之次。實第二卷也。三篇之序。亦復不同。後得元大德年本。與明傅氏程氏吳氏何氏本不甚異。要皆不及此本。洵乎舊本之爲可貴也。吳門朱文游亦有此本。上卷係影鈔。亦更無他人之序。然則非脫去可知已。余取此書之善者。具著於校勘補遺中。而仍以其本歸吳子。吳子其實之哉。

題朱文游所藏白虎通小字本後甲辰

白虎通以此本爲最古。唯匡字有減筆。若構字敦字皆不避。疑當在南宋之前。海昌吳葵里曾以全刻本示余。但少模糊。此本乃吳門朱文翁所藏者。上半冊係影鈔。然字畫極分明。知其所見本更在前也。刻本目錄中有小圓圍十。蓋雖分上下兩冊。而猶以此識十卷之舊。鈔本遺去。余爲補之。書中大段亦舛譌。然情性篇則各本皆失。而此獨得。并古字亦有未爲後人改易者。余梓此書時。惜見之少晚。因別爲一卷。著其異同。庶人人知此本之可貴云。

題朱文游所藏元大德刻本白虎通後甲辰

世所行白虎通。咸從元大德年刻本出。然元本久訪之未獲。今乃從吳門朱文翁借得。較小字宋本。又多傳錄之誤矣。然當時梓此書者極矜慎。不敢輒有改易。如逆子釗爲迎子劉。亦仍其舊。見於跋語中。而後來所刻。咸不能然。既刪去此跋。並前數序。亦復失其位置。余以此書授梓時。幾沿其語。今見此。始得正之。此書余與二三通人校讎。幾不遺餘力矣。而此本上有惠定宇先生手蹟。其正誤不過兩三條。乃竟有出於余輩思索之外者。相去三十里。詎不信然耶。對校訖。因附識數語而歸之。

劉子跋癸卯

劉子五十五篇。南齊時劉晝孔昭撰。其文筆豐美。頗似劉彥和。然此頗有用世之意焉。或疑卽勰所著。殆不然也。有唐播州錄事參軍袁孝政注。其云劉晝撰者。亦孝政之序云耳。宋人黃東發遂疑爲孝政所自著。余借得道藏本。見孝政所爲注。淺陋紕繆。於事之出左氏國語者。尙多亂道。而謂其能爲此文乎。余取

其本以校世所行名爲新論本。補脫正譌。遂成善本。孝政序則兩本皆遺之矣。當晁公武陳振孫兩家著錄時。尙見之也。其書首言清神防慾。去情韜光。近乎道家所言。末敍九流。道藏本先道家。外間本先儒家。觀其總括之語。則道藏本實據其本書次第如此。非由後來黃冠所妄爲移易也。東發又譏其文類俳。此在當時文體自爾。中間亦不全避唐諱。安得斷爲唐人。其惜時云。人之短生。猶如石火。唯立德貽愛爲不朽也。若生爲無聞之人。歿成一棺之土。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哉。歲之秋也。寒蟬抱樹而長吟。哀其時命。迫於嚴霜。而寄悲於苑柳。今日向西峯。道業未就。亦奚能不霑衿於將來。染意於松煙者哉。此其所以著書之意也。古人留意於身後之名若此。讀此能不瞿然有動乎。

書鐵圍山叢談後 壬寅

此宋蔡京之子條謫鬱林。博白時所作。欲揜其父之惡。正所謂雖孝子慈孫。百世不能改者。況於條哉。中間有戲乃父之言。更不足責。鮑氏得嘉靖年雁里草堂所鈔六卷之足本。又益以璜川吳氏。涉園張氏兩家之本。而合校之。乃始版行。亦勤矣哉。鐵圍山者。取諸佛家之語。華嚴經云。四天下共一日月。爲一世界。有千世界。有一小鐵圍山。遠之名曰小千世界。有一千小千世界。有中鐵圍山。遠之名曰中千世界。有一千中千世界。有大鐵圍山。遠之名曰大千世界。又長阿含起世經云。海外有山。卽是大鐵圍山。噫。卽觀其名書之意。亦可知其誕也已。

書周恭叔浮沚集後 壬寅

周恭叔名行己。永嘉人。宋元祐六年進士。官至祕書省正字。出知樂清縣。鄉人相沿稱其初授之官爲周博士云。早從伊川程子遊。而集中有與釋門往來文字。闌入彼家之言。其學似未盡醇。若因其推崇眉陽爲文伯。以爲能化去洛蜀門戶之見。則於釋氏又若何置論哉。其在太學。以同學生馮參行至孝而師事之。爲羣士所怪笑。勿恤也。其教授於鄉也。謂禮義之所始。在於正容體。齊顏色。順辭令。學有齋揖。弟子每朝必揖其師。此愛敬之道也。其可廢乎。文昭因憶向見明呂叔簡去僞齋集中有捲班說送人之建武學正。其略云。捲班之禮。清晨魚貫而入。鷺序而立。贊者曰升階。然後折旋而上。前後重行。南北視之。若一。東西視之。若一。旣揖升堂。分就東西序畫簿。不僭後先。下管無聲。師長有問不躡對。弟子有請無僂言。不問不言。則頽首肅容。其在堂也如此。晝西亦然。此教學者主敬之道也。習而安焉。無往而非敬矣。盛德大業。皆基於此。以肅紀綱。以辨名分。屈伸有度。進退有律。經文緯武。靡不繇之。今也大班升散矣。凌次而鬪捷。語譁而容惰。坐立出入。惟意所適。皆苟也。苟則肆。肆則何所不至哉。憂世者於此有深恫焉。觀叔簡之言。知明之盛時。師儒猶能舉其職。而今也。並大班之制亦亡矣。書院所以救學校之衰也。然亦相習通侂。蕩然無復繩尺。若周呂二公之所言。非唯目未之見耳。亦未之聞也。余意欲稍稍導諸學子以禮讓之節。故因閱是書而並著之。以爲同志勸焉。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朔日在晉陽書。

書毘陵集後 壬寅

毘陵集五十卷。宋紹興中參政常州張守子固撰。今其全集不傳。此十六卷。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。其

所論奏。皆切於事情。吾讀其詹抃墓誌。見回河復禹故道之病民。而深幸今日倡此議者之不果行也。誌云。政和某年。回河復故道。調京東西河北之民。三路騷動。役至再三。而功未就。數百縣病之。於時憺人欺君幸寵。爭立新奇之功。以取勝。至斷千載不可力制之大河。使由山徑之蹊。以人勝天。逆理拂衆。羣小靡靡附和。毘陵詹成老知定陶。獨憂其病民。謝事而去。嗚呼賢矣哉。昨歲冬。河決曹州。大臣御史中有獻議導河北流者。天子灼見其非。詢之河臣。亦以爲斷不可行。議遂格。儻使斯議得行。則其爲民害也。有以異於政和之日乎。夫前事之不忘。後事之師也。吾故錄其言。以爲後來論事者之鑒。集中詩風格蒼老。源於少陵。使事亦復精切。其絕句有云。元非食肉封侯相。合抱遺經老玉川。此則若爲余贈者然。歲壬寅正月二十有七日書。

高恥堂稿跋 辛丑

高恥堂名斯得。宋史有傳。邛州蒲江人。以骨鯁敢言稱。德祐初。參知政事。予祠。宋亡。隱居苕霅間。以卒。世亡其集久矣。今此八卷。乃從永樂大典中輯錄者。中有詩三卷。多感時傷事之作。亦浣花之遺也。抑其老而讀書不衰。與余性酷相近。其詩有云。玩物能喪志。聖賢言儼如。賦受有奇偏。誰能爲耘耰。又云。少時輕寸晷。老去惜分陰。又云。爾來兩目漸眵昏。一一手鈔寧敢倦。固知衰頹力不勝。其奈嗜好頑難變。又云。但願殘生更幾年。了我牀頭二三策。此皆吾今日之境。意中之言。故尤喜之。友朋閒有愛我者。每數數規我以守約之道。而余愛博之性。始終不能割也。目有眚已近十年。幸不至全盲。以多看一卷書爲此生之幸。

余少壯時亦未若近年來之尤汲汲也。來日苦少。雖欲不分陰是惜。亦豈可得。高公真吾師矣。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。六十五歲叟盧某在晉陽書。

題張氏所刻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

乾隆庚寅見今太史邵二雲於京師。訪鄉前輩遺書。得元岑靜能先生詩集三卷。錄而藏之。閱一周星。而張羅山氏得邵本并汪本。岑氏後裔所藏本。合校而貞諸梓。校余所錄本。增多七律二十八首。然有二首錄本有而此本反無者。贈危太朴先生詩風格清勁。多見道之言。有以自樂。不慕榮利。有句云。靜中有樂我素諳。字我靜能斯不愧。允哉斯言。乃近人顧俠君頗意其有鬱塞之慨。殆非知先生之深者。先生德高望重。官斯土者咸知尊敬之。邑中多陰受其芘。蓋大凡名門右族。後人稍陵夷衰微者。每易爲暴富有權執者所侵陵。或利其田宅墳墓。而強勾奪之。今憚先生咸蓄縮不敢肆。故宋文憲題先生集云。名閥之家。雖至凋瘁。多藉之以自立。崛起寒微之輩。雖富埒公侯。亦不敢爲凌躐之事。正謂是也。先生旣沒。趙古則等私謚先生曰貞元。亦據謚法清白守節。行義悅民兩言爲定論。然則先生豈僅獨善之士哉。羅山於鄉先哲之遺文。咸寶愛而表章之。此其一也。用意若此。不誠可尙也哉。

題鈔本栲栳山人詩集後 甲辰

此本余鈔之邵二雲氏。久置篋中。乾隆甲辰。二雲復貽余羅山張氏所刻本。因取以校此本。補正十數字。題目或不同。詩分合亦異者。張本殆得之。張本七律多於此本二十八首。此本贈危太朴二首顧缺焉。先

生古詩格高氣勁。多以理勝。有益於世教。然亦溫潤妍雅。與陳腐之言迥別。集中獨無五七言絕句。蓋本四卷。今三卷。疑失其末卷故也。刻本有像贊。及王至所爲行狀。而無宋濂溪氏所題。余將錄以寄羅山。并正其譌字數處。使刊補焉。爲余鈔此本者。江陰陳生于達也。後官廣西奉議州判。今無其人。故不能寫所缺者以足之。容有待於將來。

題曹荔帷遺詩後 乙巳

吾姻家曹君義門。出其賢叔荔帷先生遺詩墨示余。循環諷詠。可謂清無點塵。淡餘雋味。書法亦不染俗派。斯人也。而竟以明經終。雖抱其才。無如命何。余居鄉之日少。歲在癸巳。主鍾山講席。荔帷亦適來。主余同年袁簡齋所。始得會面。未暇一叩底蘊。卽別去。今覩遺跡。殊恨鄉有名士而不知。可愧孰甚焉。非義門之勤勤收拾。將終於不知矣。昔陳之陸從典。少爲從父瑜賞愛。後乃集瑜文爲十卷。今義門雖常客遊。倘歸里中。從故交世好訪求。亦尙未至失墜。庶荔帷阨於生前。而不致泯然於身後。義門之力也。幸勉爲之。毋讓昔人。

書張蒙山果葬高氏九棺記後 庚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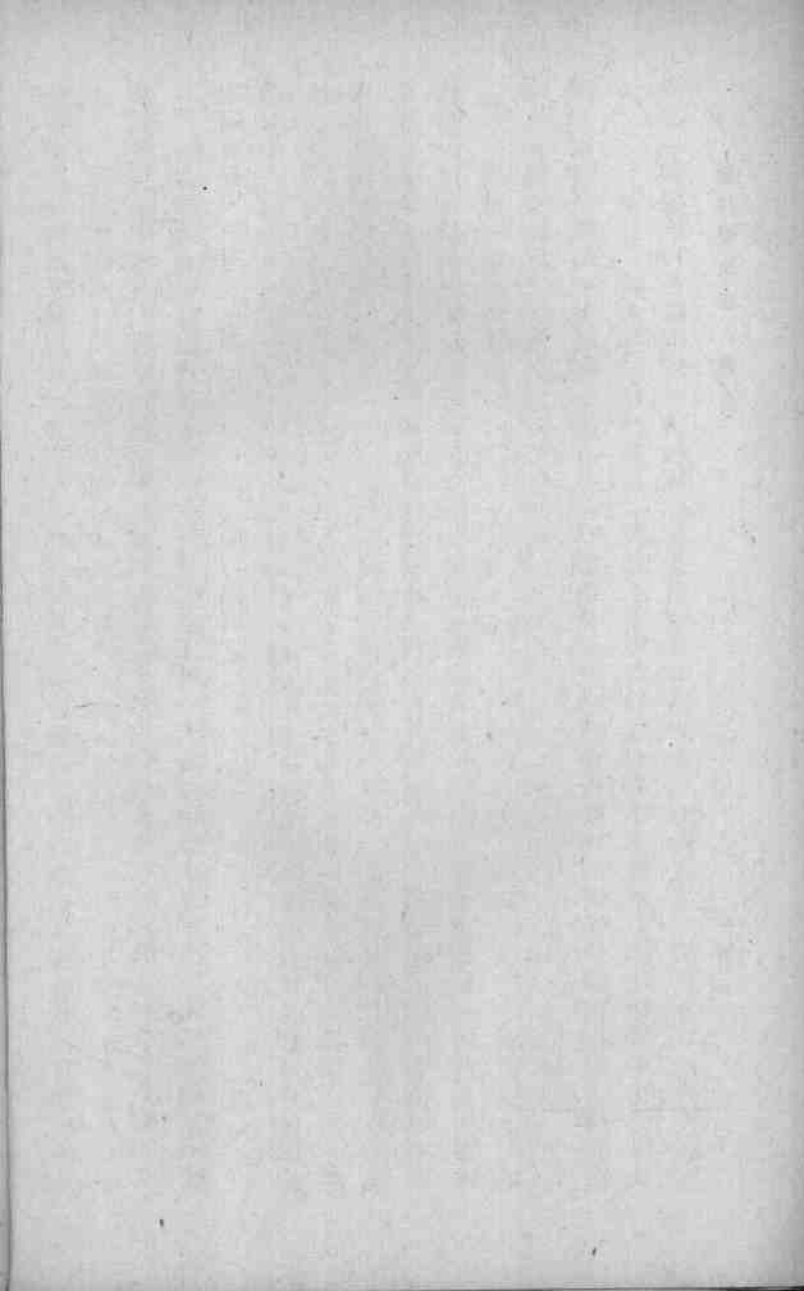
乾隆甲戌。余晤蒙山先生於長蘆。先生知余歸。爲葬母也。甚憇息之。余因知先生高義事。嘗助族親之不能葬者。已百餘棺矣。二十年來。則又倍之。今以大耄之年。飢驅出游。猶篤於師友之誼。若此。又得施我真太守童二樹山人以共成之。語云。德不孤。必有鄰。信哉。此記敘次委曲詳盡。讀此可挽澆風而敦薄俗。先

生曰。余第不欲攘人善以自功。則其用意爲尤深遠矣。

書顧懷祖秀才所藏先世圖像後

甲辰

乾隆甲辰。長至月。海昌吳槎客過余婁東講舍。適顧秀才名張思者亦來見。吳適攜有顧文康公誥勅。遂出共觀。明日。秀才以家藏先世圖像諸名公贊頌之文。共一大軸見示。故家喬木。令人肅然起敬。吳君儻能解所有以贈秀才。在顧氏更多一世寶矣。行當問之。



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三

跋六

書鄭司農集後辛丑

鄭康成集二卷。錄一卷。隋志已云亡。今刻附尚書大傳後者。相風賦一篇。伏后議一篇。春夏封諸侯議一篇。戒子益恩書一篇。易贊一篇。詩譜敍一篇。尚書大傳敍一篇。魯禮禘祫義一篇。凡八篇。皆從諸書中裒輯者也。相風賦。北堂書鈔。藝文類聚。皆引以爲傳。玄作禘祫義。卽禘祫志。本不在集中。然則僅六篇而已。案康成周禮序。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中。雖非完篇。然亦當附見。序云。世祖以來。通人達士。大中大夫。鄭少贛名興。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。故議郎衛次仲。侍中賈君景伯。南郡太守馬季長。皆作周禮解詁。某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。顧省竹帛之浮辭。其所變易。灼然如晦之見明。其所彌縫。奄然如合符復析。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。然猶有參錯。同事相違。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。考訓詁。捃秘逸。謂二鄭者。同宗之大儒。明理於典籍。暢識皇祖大經。周官之義。案諱古字。發疑正讀。亦信多善。徒寡且約。用不顯傳於世。今讚而辨之。庶成此家世所訓也。賈序後又掇拾數語云。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。周天子之官也。又云。斯道也。文武所以綱紀周國。君臨天下。周公定之。致隆平。龍鳳之瑞。又云。某以爲括囊大典。網羅衆家。此三條其文皆不相聯綴。當亦序中語也。又有論語序。王伯厚嘗採輯附鄭氏論語注末。亦當并取之以繫乎此云。